

說 庫

第四十二冊

筆李閩影王秋
夢姬小庵梅氏
憶仇復園雜
欽傳記語記佩

筆夢叙

清人著關名

古今皆夢也。自富貴逸樂以至貧賤困厄。境不同而夢則同。何也。當其富貴逸樂則見為富貴逸樂矣。當其貧賤困厄則見為貧賤困厄矣。一旦神與形離。冥然歸於無何有之鄉。彼又烏知夫富貴逸樂之為富貴逸樂。貧賤困厄之為貧賤困厄耶。是則古來境不同而同歸於夢也。若錢侍御秀峯公。其可謂極富貴逸樂之境者乎。第宅之廣且鉅也。如此。人人見為富貴逸樂也。而不知富貴逸樂之人。亡歸於無何有之鄉。則所謂富貴逸樂者。烏可得而據乎。不可得而據。尚安有所謂富貴耶。逸樂耶。侍御之生也。因夢而生。後之富貴逸樂。特夢緣耳。為述其生平。作筆夢小叙。

侍御之生也。父龍橋公。夢一老僧。豐頤大耳。徑造其家云。自泰山來。欲借此了緣。覺而夫人生男。因取名岱。字汝瞻。後汝瞻為直指。奉使泰安州。詣一寺。見僧堂有一小照。宛如己貌也。問之。有僧對云。此先師為某鄉宦所辱。一笑而逝。其年月日則侍御所生之月日也。已偵知鄉宦實肆橫鄉里為不法。欲題參。不五日而家書至。蓋鄉宦聞而恐。急赴常求救於龍橋。願重建此寺。為封翁祝釐。龍橋性仁厚。好奉佛。作書寬

解之後此寺鼎新巍煥重振宗風如老僧時云

龍橋世業頗豐實無意其子讀書侍御入小學其師亦僅能記名姓而已不二年而經書皆成誦并曉大義師驚告龍橋乃擇師學舉子業甫擢管而文理斐然可觀真夙慧也是時吾邑承瞿文懿盛名後邑中士大夫家立文壇月旦子弟侍御與近里蕭氏子徒步來城與課至湖橋兩人遙玩山景錢喟然曰我得志第宅必營於西半城蕭曰然則我必東半城後皆驗蕭名應宮字觀復登進士兵備遼東捆載而歸廣營第宅今方塔前小東門一帶蕭家廊下是也自兵備去世而其子孫已凌替矣侍御中隆慶辛未進士出江陵相公門江陵愛其才深相得也擢御史三持斧鉞代巡四典鄉會試而門生故舊自此盛也神廟登極覃恩龍橋膺封誥然尚勤穡事時郡丞楊偕江防名驛騷鄉里道經彭城宅欲暫避雨吏役見一老翁倉卒在場收麥以蒼頭呼之俄而肅冠帶出迎則前收麥者語郡丞曰明府此來何為曰鹽盜出入特親稽察耳翁厲聲曰盜於何有此地實寧靜何為數來使數十里小民不勝擾郡丞慙焉即為返旆并勗汎卒戒勿生事龍橋有兄早世為撫遺孫翼之成立分金使富第念甫營宅占乃兄地旁觀為之不平翁曰渠從力穡起家肯堂肯構亦先人之光

也。置勿較。後侍御給假養親。壽至七十有八而終。江陵東政。勢頗煊赫。長安士大夫欲一見顏色而不可得。惟侍御至。接見似有夙緣。壬午春。江陵招飲。席間偶言楚省文風頗盛。但敝邑則殊少科甲。侍御對曰。今科必是世兄。然無心也。至秋闈。而湖廣主試首點錢岱矣。江陵子中式。撤闈。張來謁。即呈帖邀飲。次日主考赴相府宴。自貢院至相府。約二里許。所經街道皆上結綵繒。下鋪氍毹。旁列鼓吹。主司與從吏皆履不沾泥。如入赤霞城。郡人聚觀。傳為勝事。

附記贐儀

程儀二千兩

綵緞百端

素緞百疋

色絹八十疋

銀壺二

金斗一

玉匣硯二

碧玉蟾蜍二

貓兒眼二

湘妃洒金扇十

東珠扇球一

雄黃假山一

金鑲玉帶一

古銅爐一

古銅香盒一

水晶插屏四

宋元板書四種

侍御復命後。謁江陵。握手慰勞。意氣益投。然侍御為人。煦煦和厚。而後慮深遠。以江陵明察。凡事並不干請。遇公政。亦能委曲開導。於江陵前。故江陵雖剛愎自用。未嘗

不改容以聽。而仕途熱中之士。皆思得當於彭城公。不待謀面而餽遺絡繹於門庭矣。

一日江陵酒後。諦視侍御戲之曰。兄真福相。老夫此位。不久將屬。蓋非有心也。而侍御不無他疑。遂作引避想。時皇太后萬壽慶賀畢。疏請終養。江陵挽留甚力。不從。江陵作詩以送。且屬云。地方利弊。幸密札相聞。以佐老夫不逮。時長安歌詩餽贐者。填塞旅邸。遂告假歸。時也。四十有四。出京後。如長蘆。嶺司山東。按撫布政。及諸都司。皆故交。俱遣使賁厚贐。至府縣以下。雜沓送禮。過宿遷。揚州鹽運司趙汝瑚。知府方進。皆侍御門人。離郡二十里。出郭迎接。請暫留身泊埕子。坐軒轎。儀導至公館。結綵張燈。陳設綺麗。二公及江都尹陪宴。明日出遊瓊花觀。晚至鹽司署。設宴觀劇。凡揚郡名班皆集。有揚州監稅徐老公者。亦在座。自云有家妓數名。頗嫻音樂。明早乞枉駕一顧。稍申款曲。至次日。復往監稅署觀女樂。徐公屢謂其教習之善。選擇之審。侍御姑口譽之。以其為弋陽腔。心勿悅也。徐監選女樂四名來送。固辭之。徐監乃喚滿江紅載四女遣管家二人。女侍二人。候鎮江口。隨侍御至家。

附記女妓

張五兒

年十二揚州人後名五舍

韓士姐

年十二北京人後名士士

馮觀兒

年十二揚州人後名觀舍

月華兒

幼養徐公家不知姓年十一後名月姐

時江南旱。鎮江開止辰酉二時開放。雖上司緊急公文。踰時亦不能行。獨憐御舟至。不待即開。而撫標兵卒。及按院差官。已賁帖迎候三日矣。侍御錦歸。會族慶宴。龍橋冠帶上坐。命四女子侑酒。曲皆弋陽調。舉座大笑。後侍御命掌家韓壽妻老四者。撫五舍月姐為女。命王成妻老慶者。撫壬壬觀舍為女。兩婦梳妝極好。潔纏弓足。理髮鬢。不逾年。皆成秀美小鬟。

附記揚州衆商揭送禮單

贐儀六千兩

銀盃盤十二副

金盃盤四副

金鑲牙箸十雙

金鑲檀箸十雙

銀喜壺兩把

銀蠟臺二副

嵌銅蠟臺六副

銀鑲插屏十二

晶燈二十盞

宣德瓷器八十件

蓮花晶燈二十盞

鬥色晶燈二十盞

古銅唾盂一

花梨桌四

椅十六

書桌二

脚踏四

文櫃二

雕漆涼牀一

古銅面盆一

錦被二床

錦褥兩牀

哆囉毼帳一

銀帳鈎二

繡被十六

繡圍四

古銅花瓶大小各二一品補服十

是年冬。龍橋公考終。計音未至京師。而江陵慰唁手札已至。蓋公從驛遞報知也。治喪分三處。皆設公神位。凡各省同僚。近好。則郡中承天寺。縣中紳衿。則慧日寺。鄉間則三黨姻戚。間有籍在各省。仍來弔於郡縣親至鹿苑者。公所在皆門下士也。郡中

治喪。則在郡鄉先達主之。

王婁東亦與焉。

在縣則瞿孫陸三官主之。鄉則三日而畢。縣則五

日。郡中則幾及半月。蓋遠方道里不齊故也。數日輻輳駢集。司喪者幾應接不暇。江陵祭文墓志及賻贈等。郡侯吳縣尹親賁至承天寺。隨後復躬送至鹿苑墓中。其祭幛三百軸。皆白綾裱寫。賻儀亦幾二萬有奇。祭品充棟。狼籍庭階。每日都為輿隸厮役負載而去。其猪羊等牲。積若邱山。婁東每日分送陪弔諸賓。有庠士誇詡人曰。錢老先生家執紼回。知荆妻豚子。日日得嘗少牢味。聞者哂之。侍御守制三年。江陵四次手書不答。終喪始上書答謝。江陵即答回書。又云。倏忽三載。先儀契闊。夢想為勞。適接華翰。知讀禮後。餘哀未忘。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賑濟事不意奉行不善至此。

當再瀆聖明。救此一方民命耳。伏祈云云。

江陵札侍御皆秘此札偶書房見之

未幾江陵復致書來。殊

有推轂意。然侍御已相度西城營苑表為終老計。捧檄之喜。久淡如也。西城第宅。其

最著者。曰集順堂。怡順堂。百順堂。其順堂。

其順為長子仍峯建棟擇名宅第皆前後

相望。輦飛門角。盤亘山塘。西涇邑中第宅。此為首推。集順堂右為山滿樓。侍御門人

為折鹽司遣幹僕建此樓為老師壽。其紀綱之僕。身極短。粥粥若無能。而指揮工匠

三月而成。其高數仞。深廣稱是。後鹽司來謁侍御。設宴此樓。適優人裝兀朮戰敗時

跳跌狀。撼攤席上高果。鹽司報甚恐。老師之不足於中也。立命更造。用直長木厚至

二寸餘。崇敞鞏固。為通邑名樓之冠。

今為侍御將戰門所得分授三房俗稱環秀

山滿樓之右。為四照軒。

軒有池。池上有湖。石名舞袖。名翔鶴。皆玲瓏聳秀。門下士遠方輦致。選擇最緻者。假

山之上。有亭曰挹翠。西城山景。踴躍亭前。亭下有五石壁。剗削如天成。刻營造年月

於其上。侍御自記亦鐫焉。軒前皆美山石。有大松二。挺秀天表。軒之左右。亦皆湖石

為山。山徑幽折。峯巒隱秀。侍御一生此處為最樂。故以秀峯自號焉。園曰小輞川。

在西城九萬圩西偏。城河自南門依城趾直西至此。而繚繞回環。中多曲港。方為之

窪。圖為之沼。俱與城河通。圍以高垣。甃以水門。水門時啟閉。容游船出入。內則石梁

木槎。或造臺觀以架其上。水邊植柳桃李梅芙蓉等。每春鄉人載婦女蕩漿入水門。濃陰垂庇。落英繽紛。皆歡呼終日。以為勝遊。窪之中有亭無基址。以大木作樁。凌空結撰。所謂空心亭也。其鋪板不用實心。俱彫鏤花勝如窗櫺。以透水面涼風。為夏日避暑所在。門客趙靜之構思營成者。集順怡順其順。每大門前開一荷池。石欄周圍。夏月則荷香數里。惟百順堂在山塘涇西岸。荷池在聽事之旁。亦極廣大。園內為侍御晚年結構。雖不及四照軒之勝。然名石頗少。而四時花卉則盛。近地街道俱設閑閤。故侍御門前無敢夜行者。夏月則令居民各潑井水於第前街道。侍御夜歸如行早涼時也。侍御寢處在集順堂之日多。怡順堂為令嗣讀書處。西席設焉。其順乃晚年所建。長公仍峯居之。百順則女樂聚焉。連房洞闥。幾四百間。

長公極聰明。曾記其幼時試筆作破題。是日侍御設盛筵演戲。歛師題目是學而時習之一句。待完後。邀師赴席。而搦管良久。只寫一句。如鳥數飛。師意大寃。謂其抄註凡兒也。外邊邀請已屢。視其稿只是如鳥數飛四字。及侍御自來邀師。長公大恐。速書學之象也。呈師。師乃訝其靈異不凡。長公名時俊。萬歷庚子舉人。甲辰進士。仕至湖廣副使。長公子喬肅亦孝廉。

侍御居鄉。加惠於寒微。而待紳衿則殊倨傲。生平未嘗作威福。亦未嘗與當道關談一事。雖聲氣甚廣。東脩之間。接踵門庭。皆及門顯位者。為報師恩。實未嘗遣介致書以求分潤也。故江陵身後。大滋物議。而侍御脫然無累。優遊林下數十年。聲色自娛。無纖芥禍云。

女教師 沈娘娘。蘇州人。少時為申相國家女優。善度曲。年六十餘。探喉而出。音節嘹亮。衣冠登場。不減優孟。

薛太太。蘇州人。舊家淑媛。善絲竹。兼工刺繡。年五十餘。宅中皆稱為太太。

女優十三名

老張寅舍。家人女。兩眉疏秀。顏色潔白。頗有微顰。體態端雅。弓足。得幸於侍御。改名素玉。為侍妾三十年。侍御卒後。入尼庵。奉佛終身。

正韓壬壬。北京人。紫腫色。頤額方稱。丰姿綽約。足略弓。後適張僕子五郎。外馮觀舍。揚州人。姿容秀麗。長大姣好。足弓。名翠霞。侍御於侍妾中命為首領。

侍御卒後。旋卒第中。

老張二姐。小東門竹匠女。姿色紅白停勻。身材五短。弓足。侍御卒。年已四十餘。

適人。

小徐二姐。蘇州人。臉如鵝子。豐滿潔白。小口花牙。態度嫺雅。弓足。為侍御妾。貌獨冠羣。妾上名佩瑤。後終其家。

小吳三。三蘇州人。眼微似鬪鷄。而丰姿俏麗。色態雙絕。弓足而纖小。後適顧氏子為妾。

小周桂郎。蘇州人。姿容妍麗。體態娉婷。弓足纖小。其平正輕利。為眾妾莫及。有凌波微步之致。為侍御妾。改名連璧。

大吳小三。家人女。面白而圓。身材微胖。足未弓。後適家人長壽。

二張五舍。揚州人。姿色紅暈。身材短俏。足略弓。終於侍御家。

小徐二姐。韋縣人。面潔白。脣有一黑痣。頗斌媚。獨足未弓。後適蘇州一富人。

貼月姐。眉梢長曲。面頰微靨。姿色頗麗。弓足。後配家人子譚四。

以上十三人。皆女師沈薛二人教之。咸能嫺習成戲。然皆不能全材。每能一二齣而已。又各有工有未工。如張素玉與韓壬壬。則姜詩蘆林相會。伯喈小別。其擅場也。徐

佩瑤之張生。吳三三之鶯鶯。周連璧之紅娘。張素玉之汲水新夫。馮翠霞之開眼上路訓女等齣。尤為獨擅。扮淨者別無他長。第傅粉面作雜襯脚色。或吹彈合曲。打雜走場。而女師沈娘娘則職司鼓板而已。吳小三名扮大淨。實未獨出登場。聲音細不能唱高調。而張五舍徐二姐每扮雜色登場。則縮胸不能科譚。惟舞技則人人精熟。每於酒筵散後。擺列舞桌。或四張或八張。女教師配齊身材長短。著一色舞衣。音樂競奏。捉對登場。歌曲一闌。乃立舞桌起舞。其偏反偃仰。跪起鞠躬。疾徐高下。節奏齊各。長袖旖旎。綵裾閃爍。宛如洛神巫女。從空而降。舞畢再歌一闌而退。然張樂時。僮僕非承應。不得混入戲房中。祇是女人伴當。錢老四。王老慶。各管箱籠衣服首飾裝匣。及靴帽等具。不關男人也。曾記數年前。侍御宴一顯達。出女優為侑。其僮姚保者。竊從百順堂罽毼隙窺之。有言於侍御。即杖而逐之。而教師沈薛又能拘束嚴肅。其家人女。平時則母家照管。餘皆兩教師收管。衣服四季增添首飾。及脂粉等費。則歲底頒發。時或三兩一名。或五兩一名。設宴時賞賜在外。所賞或簪或環。或指釧。惟扮生旦者。蒙賜尤多。其曾侍寢者。歌舞且工。卻不在宴時賞賜。羅蘭姐者。其父為羅鳴九。係瑞霞班老生。瑞霞為京中名班第一。而羅又為子弟中第一。羅之姊為廣東按

院王公副室。王係侍御分房所取士也。復命過蘇。來謁侍御。知侍御怡情音樂。乃因副室介鳴九。出千金。買此女為壽。後因習舞登桌蹉跌。血不華色。侍御遣還母家。不知所終。馮翠霞者。小名觀舍。性極慧。自維揚來。不閱月。已能說此間鄉語。初裝副末。僅能錦衣緩步。唱開場詞。唱畢即戴紅毡帽。出場吹笛彈弦。或扮家人之類。別無他長也。後因裝外之王仙仙身材微短。教師令兩人交換。乃大見所長。侍御觀而悅之。至晚年猶朝夕不離左右。諸妾咸聽指揮焉。宅中每月演戲。亦不過二三次。若檀板清歌。管弦齊響。無日不洋洋盈耳。諸女中歌聲最婉轉悠揚。字字溜亮者。惟張素玉。次則馮。次則韓。又次則張與二徐。餘皆出聲太細太嬌。似非小旦以外所宜。蓋女人不能高調也。侍御止蓄女樂。不蓄梨園子弟。邑中向有錢府班者。特記錢府牌額。非錢府教成也。然侍御宴外賓。多用男班。而女樂但用之家宴。及花朝月夕而已。曾不輕出侑賓。

附記演習院本

躍鯉記

琵琶記

釵釧記

西廂記

雙珠記

牡丹亭

紅梨記

浣紗記

荆釵記

玉簪記

以上十本。就中止摘一二齣。或三四齣。演時王仙仙將戲目呈上。侍御親點訖。登場

演唱侍御和顏諦聽。或曲中有微誤。則即致兩女師為校正之。春時小輞川花叢似錦。侍御日偃息其間。諸女或打十番。或歌清曲。張素玉中坐司鼓。餘女團團四圍。笙歌相聞。幾於滿城牆外遊人。竟日立聽。皆作李暮想。夏時則避暑小輞川之空心亭。諸女輪番隨從。每日四人坐一船。盪舟輕漾。而渡至亭。湘簾四掛。蘭蕙百盆。縹湘盃几。四女則趺小紅鞋。徧體冰紈。肌膚雪映。揮扇榻旁。侍御手一編。飲涼茗倦。則偃卧軒睡。以消永晝。時或捲簾憑檻。惟覺荷香風送。清氣襲人。至暮方回。侍御於夏月酷暑。不作音樂。不會客。雖貴客至。亦祇令長子仍峯晉接而已。秋時或小輞川。或四照軒。遇楓葉落。則登挹翠亭列酒肴。命侍妾每清歌一曲。進酒一觴。至夜張燈亭上。弦管迭奏。都人士每從城西上望之。以為不減謝安。冬月則於百順堂。期我軒地板上。再鋪重茵。窗櫺皆以毳幕揜蔽。卧榻之前後。以細姑絨作幔。掛於帳前。帳用細絹為表。復以細絹夾之。故安寢絕無寒氣。宴飲用女樂。惟冬天為多。七十以前。每多長夜狂飲。管弦歌舞。甚至達旦。七十以後。自日入至夜分而已。晚年畏寒尤甚。常至小輞川賞雪。首戴風巾。紫貂暖耳。身衣狐白裘。三重。猶慮足冷。令兩侍妾對坐一長圓桶中。復以纊被伸兩足於中間。以資暖氣。蓋用非人不暖之意也。故冬夜臨卧。則侍妾

先脫衣卧被中。令溫然後就寢。不用火爐。恐火氣燥烈也。年八十。郡縣敦請應鄉飲大賓。戚里雜沓慶賀。乃出女樂演戲相款。列筵百順堂。徹席後復作管弦之會。已而令女樂十人齊舞。且歌且舞。夜半方散。人盡歎為觀止。有門客舉少陵詩曰。盡簪騰櫪馬。列炬散林鴉。謂此宴如是。泰昌元年十二月考終於集順堂。享年八十有二。觀侍御一生。擬巍科。登顯要。獲燕衍之福。極聲色之娛。享期頤之壽。子五。登科甲者二。舉孝廉者二。孫曾孫十有四。舉孝廉者二。入士籍者六。侍御故後有族人某者。生忤心。謂集順不足為喪次。宜治喪於百順。乃於山塘涇上下兩岸搭席殿。作過街棚。移屍就殯焉。一縣譁然。以為非禮。周連璧者。依於其孫裕公家。女刺繡朝夕伴處。外間羣不逞之徒。遂謗議沸騰。欲傾裕公。牧齋為之排解。事乃昭雪。周後嫁諸生王宇新。為妾。宇新有兄宇春者。亦諸生。竟欲攘而奪之。致周蓬首跣足走避。尤為當日異聞云。

舊交據梧子哭曰。天乎。何為倏而盛。倏而衰乎。一轉瞬而變幻如是乎。其愚弄斯人乎。既而瞿然覺曰。侍御之生。非生乎。其夢因乎。侍御之富貴逸樂。非富貴逸樂乎。其夢境乎。則第宅之廣且鉅。其南柯之郡乎。姬妾之多且美。其蕉葉之鹿乎。衣服供養

之華且麗。其邯鄲旅舍之黃梁乎。且安知侍御之沉醉於富貴逸樂之境者。不相相然為胡蝶乎。雖然。侍御之夢。其往夢也。而夢侍御之夢者。重復聲勢赫奕。電光泡影中。而尚未覺也。天乎。其誰覺之乎。

按蒙叟續譜。岱字汝瞻。隆慶辛未進士。除廣州府推官。以卓異。拜湖廣道監察御史。壬戌五月卒。年八十二。汝瞻易直弘亮。明允沉塞。遇事斧劈。鵬解目無盤錯。狀貌魁偉。聲如巨鐘。抵掌談諧。聳動一座。驟而與之游。無不傾倒。知為通人快士也。汝瞻為江陵舉士。江陵方急才。每得其章奏。輒稱善。故事。元輔不謁客。而江陵尤貴倨。顧獨枉駕過汝瞻。呼守邸人屬曰。傳語主人。吾不以此禮加他御史也。巡按山東湖廣。再主鄉試。程文簡潔圓潤。文體一變。山東多豪猾大賂。通關京輦。持監司郡邑長短。德府強親近賊殺不辜。急則亡匿王所。一切用閒。掩捕按治。論死。豪強懾服。言者請穿河渠。通灌注。下齊豫。按臣議。汝瞻討覈原委。條上利害。謂當壞官亭廬舍千萬。所費水衡錢萬萬。兩省騷動。而無補國計。事乃寢。其能引大體決大事。為西臺眉目如此。壬午楚閩事甫竣。而江陵歿。諸與江陵厚善者。皆目為張黨。汝瞻遂不復振。垂三十年。國成潰弛。寇氛日熾。追思綜覈初政。咸歎息於江陵。